相声集

假灶王



春风文艺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相声集

假 灶 王

本社編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3年·沈阳

目　录



假灶王

刘宝瑞　耿　瑛　里　果

乙：相声这种艺术就这么簡单，一个人能說，俩人也能說，仨……

甲：哎，我說同志，別来开場白了，我問問你，你是这堡子的人么？

乙：啊，对，是本乡本土的人。

甲：那我打听你一个人，認識么？

乙：是本堡子的，我都認識。你打听誰呀？

甲：灶王爷。

乙：灶，灶王爷？

甲：啊，認識么？

乙：……不太熟悉。

甲：你們家沒供过灶王爷么？

乙：解放前供过呀。

甲：那时候，你和灶王爷在一起談过話么？

乙：有跟灶王爷談話的么？

甲：灶王爷每月帮助你增加多少收入？

乙：收入啊！穷得叮当的，还得給他燒香、上供呢，光剩倒霉了！

甲：那你供他干什么？

乙：他……那时候人不都迷信嗎。解放后，連灶王龕带香爐碗全砸了。

甲：灶王爷上哪去了？
乙：……我哪知道啊！
甲：他沒給你来信么？
乙：我說你得伤寒病，叫汗憋的是咋的？我早就說过，那是封建迷信的鬼把戏，有和灶王爷通信的么！
甲：对。那都是过去的統治阶級为了麻醉人民，編造出来騙人的。他們宣傳什么明有王法管轄，暗有鬼神巡查，……
乙：这两句話怎么講哪？
甲：就是說：誰要敢公开反抗官僚地主的压迫和剝削，那就是犯了王法，輕則坐牢，重則杀头。
乙：要是明着不講，暗中罵呢？
甲：那暗有鬼神巡查呀，他們說离地三尺有神灵，你暗中說什么，鬼神都能知道，活着不治你，死后也饒不了你，叫你下十八层地獄。
乙：噢，拿鬼神吓唬人哪！
甲：誰說不是。他們就用这套办法，讓人民做馴服的奴隶，利用鬼神来維护統治阶級的利益，叫人民愚忠愚孝，不敢反抗压迫和剝削。
乙：是这么回事。
甲：那时候的文化艺术也都宣揚这些。
乙：是呀，封建文化。
甲：比方有一出戏，叫《丁香割肉》，看过沒有？
乙：看过，是《二十四孝》的故事。
甲：对，老婆婆有病，想吃人肉，儿媳妇丁香就弄把刀子到厨房，"吭哧"一下子，大腿上的肉就下来半斤多。
乙：嚯，簡直是玩命！我說她不疼嗎？

甲：不疼？来，把你耳朵割下来試試。（欲割）

乙：（忙躲）受不了！

甲：身上的肉楞往下割，有不疼的么？

乙：那她干么还割呀？

甲：不割不行啊，有监视她的呀。

乙：誰？

甲：那不墙上有灶王爷嗎。

乙：灶王爷管这个呀！

甲：都是統治阶級愚弄人，說人都归天上的玉皇大帝管，灶王爷哪，是天上派下来的，到誰家是誰家的“一家之主”，专門記录人間善恶。你沒看灶王象的两旁有俩小童儿嗎，一人捧着一个小罐儿，罐上写着字，一个写“善”，一个写“恶”。你做一件好事，写一个紙条儿，放在“善”罐里；你做一件坏事，写一个紙条儿，放在“恶”罐里。

乙：好嘛，善恶分明。

甲：有句成語“恶‘罐’滿盈”你知道嗎？就是从灶王爷那儿来的。

乙：恶貫滿盈是小罐的“罐”呀？

甲：不是小罐的“罐”嗎？

乙：不对，是一貫道的“貫”。

甲：所以一貫道就是从灶王爷那儿发展的。

乙：这位可倒能順杆爬。我告訴你，“一貫道”是被国民党利用的特务組織。

甲：反正都不是好玩艺儿。

乙：对，都为过去的統治阶級服务，蒙騙人民。

甲：丁香就是怕灶王爷把小紙条儿，放在恶罐里，每年腊月

二十三上天給她汇报，才一狠心把肉割下来了。
乙：瞧这愚昧勁儿。
甲：后来我一琢磨，这里也有困难。
乙：怎么？
甲：假如眞是到腊月二十三这天，家家灶王爷都带着俩小罐儿上天去汇报的話，那玉皇大帝非火儿不可。
乙：怎么？
甲：你想：天下那么多灶王爷，一个人俩小罐儿，都放到灵霄殿前，那还不得堆成山哪，玉皇一看："啊！我說你們这是干什么？弄这么些罐子来，誠心叫我开罐头公司是怎么的！"
乙：根本就沒这事！
甲：在旧社会，差不多家家都供灶王爷。
乙：現在可沒有供的了。
甲：有！
乙：解放这么多年，还有供那玩艺儿的？誰家？
甲：我們家。
乙：啊，你們家？
甲：前几年我們家还供来的，現在是不供了。就为供灶王爷这事，我和你大嫂在我媽跟前做了不少工作。
乙：噢，是老太太願意供。
甲：我媽不但供灶王爷，而且还会念《灶王經》呢。每到初一、十五都上供。其实不是供灶王爷，上完供全归人吃了。
乙：不賠本。
甲：賠香錢就够窩囊的啦！你还别說，有一回我媽又把饅头摆上了，跪在地下，眼睛一閉，念《灶王經》。念完抬

头一看，五个餽头剩仨了。

乙：哪去了？

甲：我媽一想，这个乐呀，这一定是灶王爷显灵，把餽头吃了。从此以后，心更誠了。

乙：我說这灶王爷能吃餽头嗎？

甲：嘿——还眞在灶王肚子里发現啦。

乙：灶王肚子？

甲：不是說灶坑門口是灶王的嘴嘛，那炕洞子不就是灶王肚子嗎？

乙：这餽头怎么跑炕洞子里去了？

甲：它不是叫耗子叼去的嗎！

乙：耗子成灶王爷啦！

甲：还有一回，我們小柱子病了，昏迷不醒。

乙：赶紧請医生瞧瞧吧。

甲：不，我媽找灶王爷。

乙：灶王爷还能治病？

甲：她楞說孩子的魂丢了，非逼我写个“拘魂碼”不可，要請灶王爷給收魂。

乙：这不胡扯么！

甲：我說：“媽，我哪会写拘魂碼呀！”这一下子我媽可火儿了：“我白供你念六年书了，連个拘魂碼也不会写！”

乙：大学毕业他也写不了。

甲：老太太一气走了，求旁人写去了。

乙：嗬！还眞有会写的？

甲：老太太走后，我爱人把大夫請家来了。赶忙打了一針。大夫走后，我媽回来了。一看孩子見好，可高兴了：

“这可眞是心誠則灵嚊，你看看，这拘魂碼还沒升呢，孩子就睜开眼睛了。”我爱人說：“媽，方才大夫来了，給打了一針才見好的。媽，您别迷信了。”

乙：是呀。

甲：我媽說：“大夫来了？哼，八成也是灶王爷給拘来的！”

乙：瞧这迷信劲儿！

甲：我說：“媽，是小柱他媽到医务所請来的。”我媽說：“不中，大夫能治实病，拘不了魂！赶快把拘魂碼升了！”

乙：老太太眞固执。

甲：我接过拘魂碼一看，就乐了。

乙：乐什么？

甲：我說：“媽，您这拘魂碼是求誰写的？”我媽說：“你馬二叔。学着点儿，下回孩子掉魂，省得求人！”

乙：你瞧瞧。

甲：我說：“媽呀，我說不灵，您还不信，你听听这拘魂碼是怎么写的。”

乙：怎么写的？

甲：我給您念念：

“东街耿大媽，
迷信脑袋瓜，
有病不求医，
来写拘魂碼。
百般不給写，
她說我拿把。
題詩破迷信，

换个新脑瓜！”

乙：好！

甲：这一下子我媽可火儿大了：“好哇，馬老二！敢拿灶王爷开玩笑，明儿个我就告訴灶王爷叫你脑袋疼！”

乙：上哪儿告去呀！

甲：那年到腊月二十九了，我說：“媽，咱們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員了，今年可别供灶王爷了，供那玩艺儿不但不灵，还讓人家笑話。”

乙：对。

甲：我媽說：“笑話？誰笑話呀？不供灶王爷那才有人笑話哪。叫人家說‘过几年好日子了，連灶王爷都忘了！’”

乙：嗐，这管灶王爷什么事呀！

甲：是呀，我爱人也說：“媽，过好日子，多亏共产党領导的好，灶王爷任么也不是呀！”

乙：这是眞話。

甲：我媽說：“喲！你們这年輕人啊，咋这么沒大沒小的，連灶王爷都駡呀，灶王爷是‘一家之主’，比我还大一輩呢！”

乙：嗐！

甲：“甭管怎么說，有我这口气在，灶王爷是非供不可！”我一听老太太火儿了。大过年的，不能惹老人生气，明知道是迷信，到供銷社去买一張吧。

乙：买到了嗎？

甲：我到供銷社去一看，嘿！还眞有灶王爷。

乙：供銷社卖灶王爷？

甲：哪儿呀，人家把旧灶王爷裁开，全当包装紙了。我一想

甭买了。买几張年画，用两張旧灶王爷一裹，回家把俩半張往一块一并不就成了嗎。

乙：好主意。

甲：好什么哪，糟了！

乙：怎么？

甲：这俩半張灶王爷一顺边儿，全是男的呀！

乙：怎回事儿？

甲：人家是把一落灶王爷放到一块，一裁两半，这两張紧挨着，你想，能不是俩男的嗎？

乙：那怎么办哪？

甲：好办。我把一張灶王爷裱在另一張紙上，反正我媽眼神也不好，不一定看得出。裱完我就摆上了，我媽隔鍋台一看，是不是裱的沒看出来，可一个光杆灶王爷倒是看出来了。火了："喲，你怎么就买来一个灶王爷呀？灶王奶奶呢？"

乙：对呀，灶王奶奶哪去啦？

甲：我說："媽，您还不知道哪，灶王奶奶跟灶王爷离婚了，今年就灶王爷一个人来了。"

乙：好，灶王爷离婚了。

甲：我媽一听："喲！离婚啦？啧啧！灶王爷跟灶王奶奶，都老夫老妻的多半輩子了，可离的哪条婚呢，王母娘娘也不对，咋不好好劝劝呢！"

乙：这都扯哪去啦！

甲：要不說迷信嘛！我一想还是有問題呀，尽管是光杆灶王爷，可也是灶王爷呀，供上了，还是迷信，人家也还是要笑話呀！

乙：是啊。

甲：哎，有了：我媽不認識字，写一副对联弥补这个問題。写什么呢？

乙：灶王对儿好写，“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一家之主”。

甲：不，那是旧的。我这上联是：“根本沒灶王”。

乙：下联呢？

甲：“糊弄我的娘”。

乙：好！横批呢？

甲：“破除迷信”。

乙：嘿，全改了。

甲：这一年算糊弄过去了。第二年我媽还要供灶王爷。我說：“媽，咱别供了。”我媽說：“不行！居家过日子，沒个灶王爷，就象沒有主心骨似的。”

乙：还得买去。

甲：买吧，不能惹老人家生气。我往供銷社去，一边走，一边琢磨：今年也不能有旧灶王爷了，买張什么呢？到供銷社一看，好，有一張《农历图》，上边也印着“二十四节”，下边可沒画灶王爷和灶王奶奶。

乙：画的什么？

甲：《猪八戒背媳妇》。左边画的是猪八戒，右边画的是孙悟空变的小媳妇儿。我买一張赶紧糊巴糊巴貼墙上了。

乙：老太太一看是猪八戒，还不得罵你呀！

甲：不要紧，我媽眼神不好，隔着鍋台看不清楚。

乙：那她要看出来了，你怎么办呢？

甲：你猜对了，她还眞看出来了。我媽說：“喲！今年这灶王爷，臉咋这么黑呀？”我一听，差点儿沒笑出声来。我心里話：猪八戒它白得了嗎？可我还得对付哇，我說：

“灶王爷成天价烟熏火燎的能不黑嗎？”我媽說：“可也是啊！”她看了看，又发現問題了：“嗯？灶王奶奶不是离婚了嗎？那个挺漂亮的小媳妇儿是誰呀？”我說：“媽，这是灶王爷新搞的对象，名叫海棠花。”

乙：嗜，你是眞能对付！

甲：老太太的迷信思想一时半刻难去掉，就得慢慢来。轉过年夏天，我們村的苞米起了夜盜虫，先擱我們家房后那块自留地起的，一宿的工夫，一小片地的苞米就都剩个秆儿了，眼看着越蔓延片越大，生产队的地也都見影儿了，队里組織群众下地抓虫，男女老少都出动了，就我媽一个人不去。

乙：她看家。

甲：哪呀，她跪在地上給灶王爷磕头。

乙：那沒用！

甲：还跟我說：“虫子是虫王爷撒的，越抓越多，虫王爷不往回收多咱也不能光。”

乙：眞是迷信！

甲：我說：“那虫子就算归虫王爷管，你給灶王爷磕什么头啊？”

乙：是呀！

甲：我媽說：“你咋这么糊涂啊，灶王爷跟虫王爷都是同事，能沒点交情嗎？”

乙：这都哪的事呀！

甲：“灶王爷是咱們一家之主，年年吃咱們灶糖，喝咱們的面湯，到这时候他还不給咱說句好話？他在虫王爷面前給咱們講个情，虫王爷一高兴，把虫子就收回去了！”

乙：好嘛，这算迷了心窍啦！

甲：我怎么劝她，她也不听，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嘟囔：“灶王爷呀，你在虫王爷面前多說儿句好話，要能保佑我們这一方，早点把虫子全收回去，到秋后大丰收，我买个八斤的大猪头給你上供……”

乙：八十斤的大猪头也白搭。

甲：就是供个全猪也沒用，那是糊弄自己。說也凑巧，我媽正在磕头的时候，就听天上嗚——嗚——嗚——我媽以为是灶王爷显灵了，这头可就越磕越欢了。

乙：你也該去劝劝哪。

甲：听嗎！不一会儿，我爱人跑回来了，一进門就喊：“媽，可好了，这回虫子全死光了！”我媽說：“你看怎么样？还是灶王爷有灵吧，人家到虫王爷那儿一說情，保險把虫子全收回去。”我爱人說：“哪呀，是政府派飞机撒葯灭虫来了，你方才沒听飞机嗚——嗚直响嗎？”

乙：老太太还以为灶王爷显灵呢。

甲：我媽听我爱人一說，半信半疑，赶紧跑到地里去看，果然一架大飞机，后边象拖着一把大扫帚似的在撒葯。葯落到虫子身上，不一会就掉地下去了，全死了。

乙：咱們的杀虫葯是真灵！

甲：我爱人看我媽站在那儿直楞神儿，嗯，做工作的机会来了。我爱人凑到跟前說：“媽，可别信灶王爷啦，那啥也不当，你老瞧这杀虫葯比灶王爷灵不灵！这都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帮咱們把虫子消灭了！”

乙：这回大娘該醒腔了吧？

甲：不，还沒表示态度。我正要再补充儿句，就看我媽轉身就往家走，又找灶王爷去了。

乙：还信那玩艺儿？

甲：不，就看她老人家登上鍋台，拿起香爐碗叭嚓一下摔了个粉碎，回手又去扯灶王爷。我說："媽，香爐碗摔就摔了吧，那个可別扯！"我媽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是咱們的靠山，灶王爷这玩艺儿頂啥用？淨騙人！不扯留它干啥？"我說："媽，那本来就不是灶王爷，是猪八戒！"

乙：这回說了实話啦。

甲：我媽一細瞧可不是咋的，她假装生气說："你这孩子，竟能糊弄你媽。幸亏我明白过来了，若不介，明儿我买个大猪头給它供上就更糟了！"

乙：怎么哪？

甲："猪八戒一看，把它孙子脑袋割下来了，还不得給我一耙子！"

乙：嗐！

1963年7月29日

第六次修改于沈阳

1 = ?

赵 連 甲

甲：听說你們相声演員什么都懂。

乙：各方面知識都得明白一点。

甲：有一道算术題，我想跟您請教請教。

乙：咱互相研究吧！

甲：这道算題我請教过不少数学家，但是都沒有得出准确的答案。

乙：还很深奥？

甲：就是。为此我很苦悶。

乙：您說說是怎么一道題呢？

甲：您說：一等于几呀？

乙：一，嘻嘻嘻……哈哈哈……

甲：笑什么？

乙：我当多难的題哪！一等于一呀！

甲：嗯！您眞不簡单，一等于一都知道。

乙：这誰不知道！連小朋友都知道。

甲：噢！連小朋友都知道，合着我这么大人就不知道。

乙：……您也知道。

甲：知道我还問你？

乙：啊，可說呢！

甲：沒告訴你嗎，一些数学家都沒答上来，你怎么能不加思索，脱口而出！

乙：是。

甲：眞是过于自信。应該仔細的考虑考虑，算准确了再回答我。

乙：对！我好好算算：一呀，一……一就等于一，差点儿叫他把我唬住。

甲：您說肯定一点儿。

乙：一就等于一！

甲：那我問您一句話。

乙：說吧！

甲：老将出馬——

乙：一个頂俩。

甲：怎么又俩啦？

乙：啊！……是俩呀！頂俩不是等于俩。

甲：有什么区别呢？

乙：頂俩和等于俩……一样。

甲：这不是廢話嗎！

乙：不！这句話的意思是說，一个人有知識，有經驗，政治挂帅，肯干肯鉆，在同样的工作中可以做出俩人的工作。

甲：这一等于几呢？

乙：这一……等于二。

甲：一怎么会等于二啦呢？

乙：啊！它，它就等于二啦呢！（无話可答地）

甲：您說肯定一点儿。

乙：一等于二。

甲：我再問您一句話。

乙：說吧！

甲：好的不在多——

乙：一个頂十个！

甲：怎么又十啦呢？

乙：啊！它，它就等于十啦呢！

甲：您說肯定一点儿。

乙：一等于十。

甲：那我再問您一句話。

乙：說吧！

甲：一籽入地——就是一顆种子下了地——

乙：万粒归仓！

甲：这一等于几？

乙：这一……等于一万。

甲：一怎么会等于万啦呢？

乙：啊！它，它就等于万啦呢！

甲：这万粒再入地，等于多少？

乙：……不知道！（生气地）

甲：唉！答了半天，这回算你答对啦！

乙：答对啦？

甲：是啊！我所要問的一等于几，是一个无限的数字。它有着无尽、无休、无穷的潜力，多、少都在于人們主观能动性的发揮，有一分热必有一分光。具体数字的答案，我們是不会知道的。

乙：这不是白費劲嗎！沒有答案和不可能知道的算題，你还問我干什么？

甲：恐怕有答案的算題，你也算不清楚。

乙：不一定。

甲：那你說：一厘錢等于多少？

乙：一厘錢等于一分錢的十分之一，一角錢的百分之一，一

元錢的千分之一。

甲：一厘錢有多么大的經济价値呢？

乙：沒什么价値。

甲：沒什么价値？

乙：您想啊，买一顆冰棍儿还得五分錢呢！一厘錢在一顆冰棍儿里只占五十分之一，您說它有什么价値？

甲：可以咬一口。

乙：咬一口？它不够咬的資格。

甲：那怎么办？

乙：只能舔舔。

甲：舔舔！

乙：还不能大舔，舌头尖儿一沾就完。

甲：那么一厘錢有多大的分量呢？

乙：我沒称过。

甲：誰讓你称去啦！我問你一厘錢在人們心目中有多大分量？

乙：用不着，看不到，銀行里不出，賬本上不写……沒什么分量！

甲：您到很坦白。确实一些缺乏政治覚悟和主人翁思想的人們，都把一厘錢看成沒什么价値、沒什么分量的。

乙：唉！你別乱扣帽子好不好！

甲：往低說，您对节約認識不足。

乙：怎么？

甲：您說大海大不大？

乙：大！

甲：但它是一滴一滴水汇成的。

乙：对！

甲：万丈布匹多不多？

乙：多！

甲：但它是一条一条綫織成的。

乙：对！

甲：首都的人民大会堂高不高？

乙：高！

甲：但它是一磚一瓦迭成的。

乙：对！

甲：两万五千里长征，这道路远不远？

乙：远！

甲：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乙：对！

甲：您說我姥姥老不老？

乙：老！

甲：她也是一天一天老起来的。

乙：这話挨得上嗎！

甲：一厘錢在一个人身上是微不足道，全国六亿多人口，每人都来节約一厘錢，請問这个一又等于几呀？

乙：等于……六十多万元。

甲：这六十多万块錢要給你买糖吃，能买多少？

乙：……我不爱吃甜的。

甲：噢！爱吃咸的，六十多万要給你买成咸盐……

乙：那非把我齁死不可！

甲：一天就是六十多万元，要按一个月計算，請問这一又是等于几呀？

乙：等于一千八百多万元。

甲：一千八百万元可以买九百四十七台“东方紅”牌的拖拉

机。

乙：嗬！这价值可不小！

甲：你不說一厘錢沒什么价值么？

乙：这个……

甲：还别說九百四十七台拖拉机，給你一台背背試試。

乙：背不动。

甲：你不說一厘錢沒什么分量嗎？

乙：他在这儿等着我呢。

甲：处处能想到节約一厘錢，是我們对社会主义建設的自觉性、积极性和高度負責精神。都象你那样認識对嗎？

乙：当然不对！說实話，由于我对节約認識不足，往往将勤儉、节約和舍不得花錢的同志还看成傻子呢！

甲：雷鋒同志說过："有些人看我平时舍不得花一个錢，說我是'傻子'。其实，他們是不知道我把这些錢攒起来，做一点有益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如果說这就是傻子，我甘願做傻子，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設祖国也需要这样的傻子，我就是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

乙：对，不过我只是想：国家建設哪还需要我們省的那点儿錢哪！

甲：雷鋒同志說过："能省一点儿是一点儿。"

乙：我确实沒把一星半点的节約放在眼里。

甲：雷鋒同志說过："积少成多，粒米堆成山，每人一天节約一角錢，你算算，全国一天节約多少錢？"

乙：这賬我倒沒算过。

甲：雷鋒同志說过："当了国家主人，不算算这笔賬还行嗎！"

乙：合着雷鋒同志这些話全冲我說的！

甲：别忘了，我們国家是一个拥有六亿多人口的大国，我們心里都应該有一本大賬，都应該懂得任何一个細小的数目，用六亿这个数去乘，就会得出很大的数目。

乙：应該学会算这笔大賬。

甲：所以說点滴的节約对我們都有着很大的意义。我們必須发揚艰苦奋斗，厉行节約，勤儉建国的精神。目前一些厂矿企业正在开展“一厘錢”的增产节約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我們应該克勤克儉，精打細算，从小处着手，一字开始，节約一分錢，一寸布，一度电，一块煤，一張紙，一粒米，一根柴，一滴油，一点水，一針一綫，一釘一木，一磚一瓦，一砂一石，一分一厘，一絲一毫，一分一秒，……把这点点滴滴的人民財富都投入到建設中去。要讓它：一当十用，一当百用，一当千用，一当万用，发揮出这“一”的无穷潛力。

乙：对，我們把所有的一都变成无数的一。

甲：不，有的一可不能变。

乙：哪些？

甲：对党必須一心一意，对人民必須一片忠心，对工作必須一絲不苟，对同志必須一片热忱。

乙：那是当然。

甲：說了半天，具体到您的工作上，是一等于几呀？

乙：看您問哪天啦？

甲：就說今天。一等于几？

乙：等于点五。

甲：怎么抽了一半？

乙：个人卫生搞的不好，飲食不注意，患起急性腸炎，工作

了一半儿就上医院啦！

甲：那您这一对眼睛等于几呢？

乙：等于四百二。

甲：一对眼睛怎么会等于四百二呢？

乙：我左眼花，右眼近視，花眼二百五，近視一百七，共計四百二。

甲：不！因为你看不到点滴节約对我們的重大意义，你的眼睛不能算等于四百二。

乙：等于几？

甲：等于零！

乙：我是瞎子啊！

1963年5月于北京

她 是 誰

长春市曲艺团集体創作　**蔡培生执笔**

甲：跟您說呀，昨天我給我姑姑去了一封信。

乙：那您跟我說什么呀！

甲：这封信和别的信不同。

乙：有什么特殊的？

甲：是用信封邮走的。

乙：多新鮮！

甲：不，里边儿还有信。

乙：廢話，有邮空信封的嗎！

甲：我要跟您說的是这信上的內容。

乙：您这信上的內容是怎么一回事儿？

甲：这封信关系到我的終身大事。

乙：噢！

甲：我先問問您，我是不是一个初中毕业生？

乙：是啊！

甲：現在我是不是一个农业战綫上的战士？

乙：是呀！

甲：我是不是一个青年？

乙：是呀！

甲：我是不是还沒有对象？

乙：是呀，……我知道您有沒有呀！

甲：本来就沒有嘛！

乙：那——是呀。

甲：这不就得啦。

乙：什么得啦呀！問您那信上的內容。

甲：那您得先知道我姑姑給我来信的內容。

乙：那封信是什么內容？

甲：問我在农村的生产、生活怎么样，并且要在城市里給我介紹一个对象。

乙：这可要看您的态度了。

甲：是呀，您說我姑姑她是怎么个想法？

乙：关心您唄。

甲：关心我！为什么还引誘我回城里去，怕我在农村扎根儿？

乙：这一說是不关心您？

甲：不关心我！那为什么还要給我介紹对象？

乙：那……这話全叫他一个人說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甲：也不是关心我，也不是不关心我。

乙：是怎么呢？

甲：是惦記我。

乙：廢話。

甲：不过这种惦記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乙：好的一面是什么？

甲：希望我通过劳动实踐，在政治思想上、建設本領上能有很大的进步。

乙：那么不好的一面呢？

甲：恐怕我念的书在农村用不上，埋沒了人才。

乙：这种想法儿可錯了。

甲：所以在这封信里我就介紹了我們这儿的实际情况，美好远景，和我們的志向，使我姑姑得到正确的認識。

乙：您把这信念給我听听好嗎？
甲：好，您可以听听。
乙：念吧。
甲：敬爱的姑姑……冒号。
乙：冒号？
甲：这句下边儿是点的冒号。
乙：您就甭念标点符号了。
甲：时間过得眞快，自从我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走向农业战綫，建設新农村快三年了。回忆起这三年来的生活，我的心情感到无上的愉快和疼……
乙：疼？
甲：高兴，乐得肚子疼。
乙：干么这么繞圈子呀！
甲：您还記得吧，三年前当我第一次拿起鋤头时，还是一个对农业生产一点儿不懂的“二楞子”呢。
乙：“二楞子”？
甲：啊，高粱和苞米不分，谷苗和草不分，一鏟地草苗一齐摟，大伙說我是“二楞子”。
乙：是够楞的啦！
甲：在党的教育和老农的帮助下，現在不但初步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并且在今年夏天的一次三百多个鏟趟好手比武时我还得了个第三呢！姑姑，您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为我的进步感到欢呼、跳高吧！
乙：跳高？
甲：就是高兴。
乙：您就說高兴不就得了！
甲：再——另起一行。

乙：“另起一行”。信上还有这詞儿呀？

甲：这是我跟您說。

乙：甭費这心了。

甲：三年来，我和有志气的青年伙伴們，用双手在我們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播下过各种谷物种子，收获过珍珠般的粮食，用双手栽植了果林，也用我們的双手，改造了涝洼塘，在这些千年不长苗草的地方，也种上了庄稼，收了粮食。

乙：眞不簡单。

甲：再——另起一行。

乙：您别提这“另起一行”行不行！

甲：姑姑，我已經下定决心在这儿安家立业了。就是您来到我們村时，我想您也会爱上这块美丽、富饒的土地，何况我們公社未来的远景更激动人心。您看这該有多么好呀！每当我們談起未来时，眞是心如蜜甜……跟您說，这里有一段事儿我想写又沒写上。

乙：哪段事儿？

甲：就是我的婚姻問題。

乙：您談談。

甲：县里派来了一批同志，都是立志在农村扎根儿的。其中有一个我們很快就熟悉了。她看中了我，我也看中了她，我們两个在劳动中建立了感情，可就是那句話說不出口来。

乙：那您为什么不写上呀？

甲：别忙，您往下听呀。

乙：快念。

甲：姑姑，您会理解我們这些青年人的心情的。农村生活是

多么美好，我們怎能不为它献出自己的一切呢！我們怎能不高兴，怎能不歌唱！再——

甲、乙：另起一行！

乙：我就知道还是这句！

甲：最近，听說城市里大批有志气的青年都紛紛要求到农业战綫上来做一个新兵，这对我有很大的鼓舞。我是个共青团員，我下决心，要在农村扎根，干一輩子，讓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我們手里建成。

乙：好。

甲：到那时，我們就能每年生产大批粮食，提供大批的工业原料。工业发展了，将大大促进农业技术改造，就可以实現“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蜡”。

乙：蜡呀！那叫“点灯不用油”！

甲：我們村儿还有不少点蜡的。

乙：您往下念吧。

甲：目前我們已經胜利地完成了秋收，提前完成了国家購粮任务。今天，我們社召开了評比大会，我們队又被評为紅旗队。我告訴您……

乙：啊。

甲：特别是我們俩还一起被評上了……咱甭提这个了，接着念信。

乙：別的！您說完了这句話。

甲：您往下听就知道了。

乙：那您快念。

甲：我們大家个个情緒飽滿，表示坚决在下一步生产中，作出更大的成績！

乙：眞有雄心大志。

甲：姑姑，您看到这里，大概您已經明白了，关于我的終身大事，我想过了，也应該严肃地考虑一下了，您說要在城市里給我介紹一个对象的事儿，我……

乙：接受了？

甲：謝絕了。

乙：謝絕了！

甲：因为我舍不得离开这里，这里又是那样的需要我。做一个又紅又专的农业战綫上的战士，該多么光荣和幸福啊！何况我的对象也已經在这里选好了，我們的爱情是非常巩固的，是牢不可破的，是任何力量也拉不开的。

乙：嗬！

甲：姑姑，我想您一定很关心她。現在我正式向您作一个眞誠的、毫不保留的、毫不隐瞞的、坦白的报告。

乙：这叫什么詞儿！

甲：首先她劳动好，并且她有着健壮的体質，她有一双閃爍光芒的大眼睛，尤其她那动听而富有节奏的歌声，响彻了整个大地。

乙：太好了。

甲：三年来，她和我一直是形影不离，共同工作，我对她有充分的了解和熟悉——从她的头部一直到脚趾头。

乙：脚趾头？

甲：她的工作，引起了全队的重視，她的足迹踏遍了全公社。那眞是威名远震。全公社沒有不認識她的，就是您見着了，也認識。

乙：我也認識？……誰呀，你的未婚妻？

甲：不，我的拖拉机。

乙：拖拉机呀！

假 灶 王

☆

春風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40 · 7/8印张 · 18,000字 · 印数：1—40,000　1963年10月第1版
1963年10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T10158·382　定价(5)0.08元